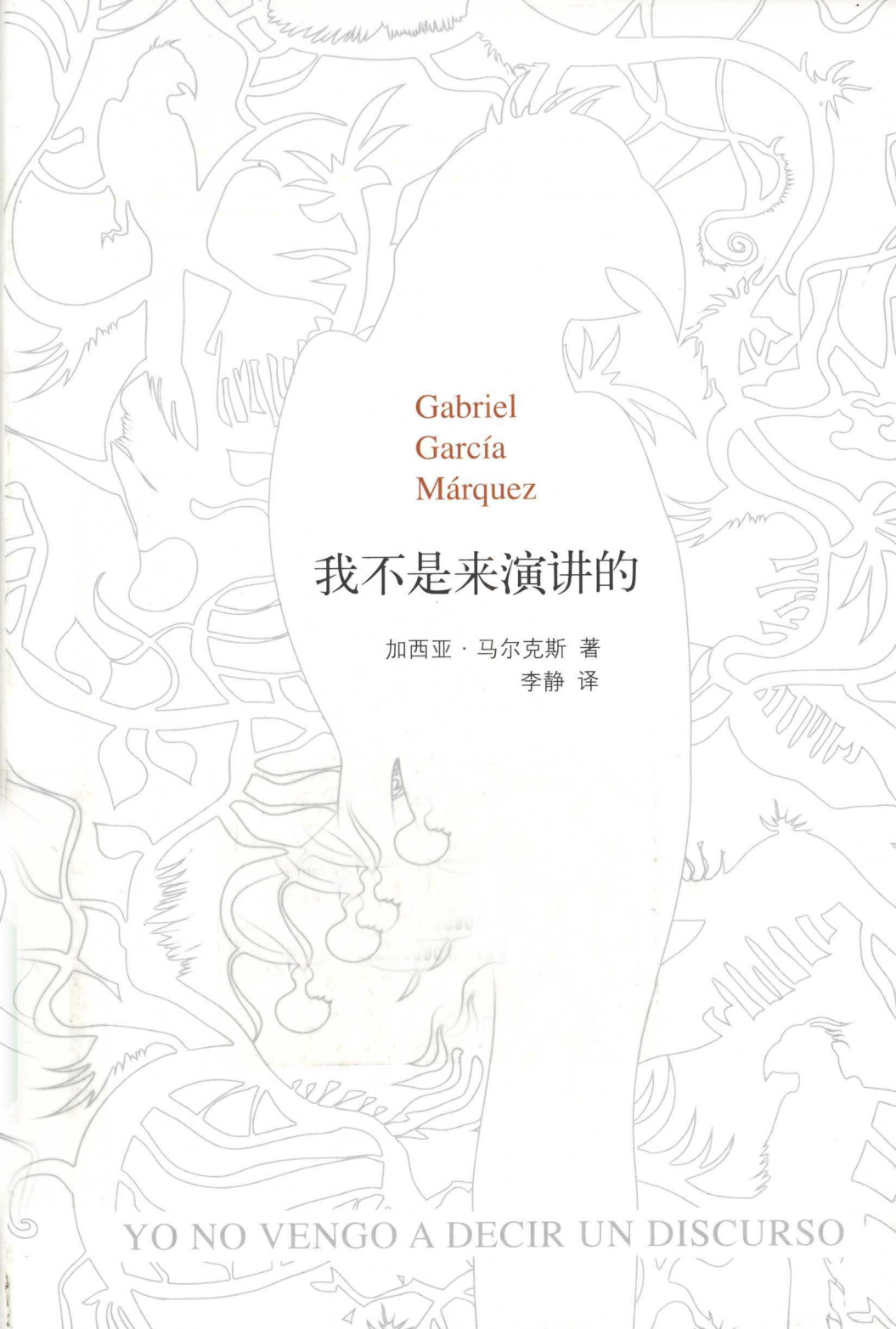




Gabriel
García
Márquez

我不是来演讲的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李静 译

YO NO VENGO A DECIR UN DISCURSO

我不是来演讲的

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
李静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是来演讲的/[哥伦比亚]马尔克斯著;李静译.

—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2012.1

ISBN 978-7-5442-5189-1

I. ①我… II. ①马…②李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
—哥伦比亚—现代 IV. ①I77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09801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30-2011-151

我不是来演讲的

[哥伦比亚]加西亚·马尔克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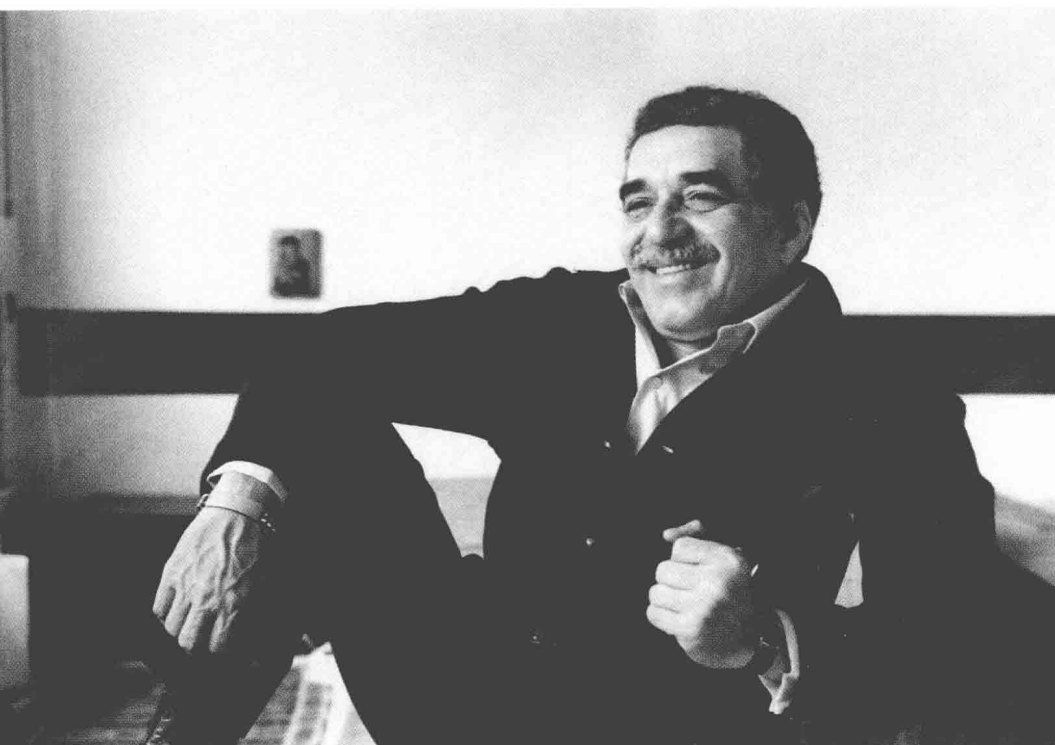
李静 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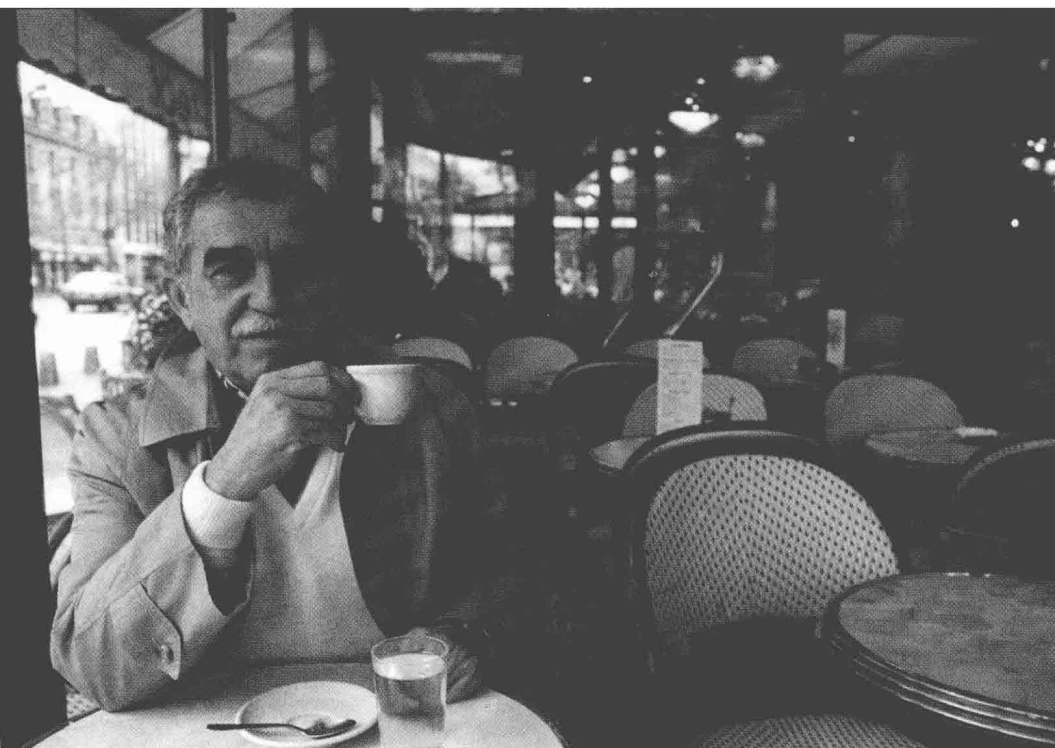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 刘灿灿
封面插图 韩 笑
装帧设计 金 山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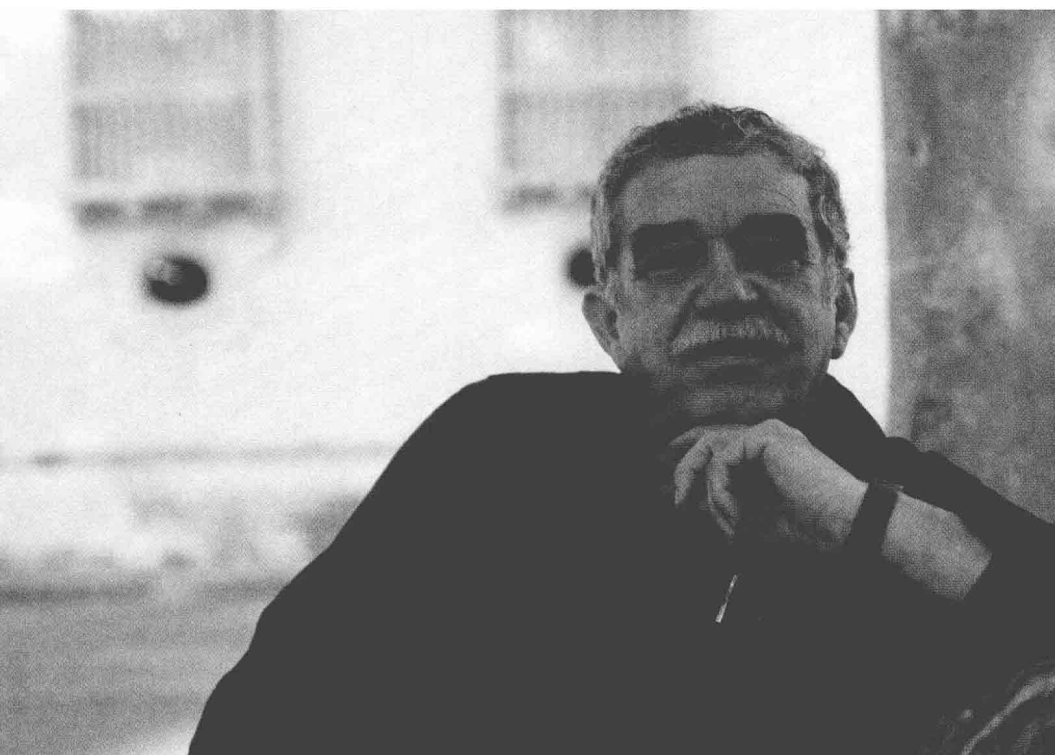
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5
字 数 95千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5189-1
定 价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







目 录

- 1 责任学堂
- 5 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
- 11 为了你们
- 15 另一个故乡
- 19 拉丁美洲的孤独
- 29 敬诗歌
- 33 致新千禧年
- 41 达摩克利斯之剑
- 49 无法摧毁的信念
- 55 新千年的序言
- 61 我不在这里

65	恭祝贝利萨里奥·贝坦库尔七十大寿
71	我的朋友穆蒂斯
83	人见人爱的阿根廷人
89	拉丁美洲确实存在
99	不一样的天性，不一样的世界
107	新闻业：世上最好的职业
119	致语言之神的漂流瓶
125	二十一世纪遐想
129	远离却深爱的祖国
135	敞开心扉，拥抱西语文学
141	编者的话

责任学堂

1944 年 11 月 17 日 哥伦比亚 锡帕基拉

在锡帕基拉国立男子中学 1944 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，毕业生是比他高一级的学长。由于一笔奖学金，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得以在该校住校完成高中学业。

所有这种社会活动，都会指定某人做个演讲。而他总会找个最合适的话题，当着众人说上一通。但我不是来演讲的。今天，我选择了一个高贵的话题——友情。关于友情，该说些什么呢？趣闻轶事、名人名言？这能写上好几页纸，却失之空泛。各位不妨问问自己，为何会对某人最有好感，最愿说知心话，便会明白今日活动的目的。

这批同学即将踏入社会，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，结成我们与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纽带，这就是友情，也就是今天我要谈论的话题。再次重申，我不是来演讲的。我只想请各位先公正地做个裁决，再与他们共伤离别之情。

在座即将各奔东西的有：运动场上可爱的达达尼昂^①——亨

①达达尼昂和三个火枪手是法国作家大仲马（Alexandre Dumas，1802—1870）的小说《三个火枪手》中的人物。

利·桑切斯和他的三个火枪手豪尔赫·法哈多、奥古斯托·隆多尼奥和埃尔南多·罗德里格斯；形影不离的拉斐尔·昆卡和尼古拉斯·雷耶斯；伟大的“试管骑士”里卡多·冈萨雷斯和辩论场上的危险分子阿尔弗雷多·加西亚·罗梅罗，这二位情同手足，堪称典范；政界及报界的未来精英胡利奥·比利亚法尼亚和罗德里戈·雷斯特雷波；一丝不苟的米格尔·安赫尔·洛萨诺和吉列尔莫·鲁维奥；心地淳厚的温贝托·海梅斯、曼努埃尔·阿雷纳斯、萨穆埃尔·韦尔塔和埃内斯托·马丁内斯；机智幽默的阿尔瓦罗·尼维亚；和而不同，但都向往成功的海梅·丰塞卡、埃克托尔·奎利亚尔和阿尔弗雷多·阿吉雷；同名且同想为国争光的卡洛斯·阿吉雷和卡洛斯·阿尔瓦拉多，手不释卷的阿尔瓦罗·巴克罗、拉米罗·卡德纳斯和海梅·蒙托亚；最后还有，决不会让我的预言落空的胡利奥·塞萨尔·莫拉莱斯和吉列尔莫·桑切斯。这批同学注定将成为哥伦比亚的栋梁。为了这个相同的理想，他们将动身去寻找光明。

听完每位同学的优点，就请各位与我一道，做出公正裁决：我谨代表国立男子中学和社会宣布，（借用西塞罗^①的话）这批同学正步入责任学堂，成为智慧公民。

尊敬的听众，我的话完了。

^①西塞罗（Marcus Tullius Cicero，前106—前43），古罗马政治家、演说家、文学家，著有“西塞罗三论”，其中之一为《论责任》。

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

1970 年 5 月 3 日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

在加拉加斯文化艺术中心的讲话。后被刊登在波哥大《观察家报》上。胡安·卡洛斯·萨帕塔在《加博^①出生在加拉加斯，而非阿拉卡塔卡》一文中记述了当时情形：记者尼古拉斯·特林卡多得知加夫列尔·加西亚·马尔克斯出席论坛，前去采访，见他“身材消瘦，蓄着浓密的小胡子，点着根烟”。他给听众讲的那个“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”的故事，后来成为1974年路易斯·阿尔科利萨执导的《预感》电影剧本。

①加夫列尔的呢称。

首先，请原谅我坐着说话。因为如果我站着，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，瘫倒在地。真的！我原以为，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会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位朋友。说到这儿，正好给了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。对我而言，文学创作就和登台演讲一样，都是被逼的。我承认，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，我什么点子都动过：我想生病，染上肺炎；想理发，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；最后，我灵机一动，不穿西装，不打领带，这样，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。可我忘了，这里是委内瑞拉，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。因此，我还是坐在了这里，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就说说我是如何走上创作道路的吧！

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。学生时代，波哥大《观察家报》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·萨拉梅亚·博尔达在报上说，新生代

对文学毫无贡献，写短篇小说的没有，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。他只登老朽的文章，不登年轻人的。他说，不是他不登，是年轻人不写。

这话激发了我对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。我决定写个短篇，去堵爱德华多·萨拉梅亚·博尔达的嘴，他是我的挚友，至少后来成为了我的挚友。我坐下来，写了个短篇，投到《观察家报》，等到下一个周日翻开报纸，我吓了一跳：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，爱德华多·萨拉梅亚·博尔达公开认错，说了些“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”之类的话。

这下我可真犯了愁，我对自己说：“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！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·萨拉梅亚·博尔达下不来台呢？”答案是：继续写。但选材是个问题：动笔前，我得先想个故事。

出了五本书后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坦白说，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做的行当。当年那个短篇，我坐一下午，轻轻巧巧就写完了；可如今，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。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：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，写多少。得先想故事，有好故事，脑子里多过几遍，等它慢慢成形。想好了——有时候要想好多年，《百年孤独》就足足想了十九年——想好了，再坐下来写，接下来就是最麻烦、最无趣的阶段了。想故事最有趣，要怎么把故事编圆，一遍遍想，一遍遍琢磨。那么多遍想下来，真要动笔，反而没劲了，至少我觉得没劲。

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、编得挺圆的故事。现在